

## 1969

單維彰 98 年 6 月 11 日

這個月，科月的讀者必然會注意到「登陸月球四十週年」這個話題。而打從年初起，「科月四十」這個專欄堂皇登場，也昭告著另一個值得慶賀或回顧的四十週年。四十年前，西元 1969 年，七歲的阿丹從眷村裡唯一有電視機的鄰居家出來，沿著五尺寬的巷弄走到村口去上公共廁所。矮小的他抬頭只見屋簷，看不到月亮。走到村外，站在跨過灌溉溝的木板橋上，他望著月亮卻仍然不明白剛才電視裡的「登陸」是什麼意思？月光下，渠道裡的水紋熠熠生輝，前幾天他和幾個孩子在裡面抓到一尾像蛇的魚；橋的另一頭新開的馬路上，偶爾一輛車拖著長長的沙塵駛過。今天，他還是經常走在這條路上。精確地說，他經常搭乘捷運走在這條路，忠孝東路，的「下面」。

那一年，街頭巷尾張貼著宣傳文化大革命有多恐怖的海報，就算是不懂國家大事的孩子們，也聽說劉少奇和林彪這些名字。在加拿大，一個同樣不問世事的少年買了他的第一把吉他，就像校園裡其他的男女青年，他也夢想組織一個「Band」。十五年後，回顧 1969 的夏天，Bryan Adams 唱紅了那首本來取名叫「The Best Days of My Life」的歌。

1969 的夏天，美國的校園裡，如果不是忙著罷課示威，就可能忙著嗑藥；一本迷幻藥的使用手冊正在熱賣。Beatles 四年前唱紅的「挪威的森林」在當時已經奠定了搖滾經典的地位，想必是少年 Adams 模仿的對象之一。其實歌名的中譯是個錯誤，這種誤譯就算在今天都還常見，更遑論四十年前？受這首歌名影響而生的許多作品，都沿用了同樣中文名字，例如伍佰就用這個名字的一首歌來宣布他在中文搖滾樂界的企圖心。披頭四那頹廢甚至罪惡的歌詞，想必當時的大人必定不樂意讓年輕人聽到。再過五年才開始學英文的阿丹，當然也不會聽；那時候他最愛聽「苦海女神龍」。

1969 年，美國的第一家海外健行 (trekking) 代理公司開張，圈內人於是定這一年為「美國的 Trekking 元年」。三位年齡分別是 56, 62 和 64 歲的中北部女性，成為尼伯爾首批商業健行活動的顧客，她們走了 35 天。創業者是一位舊金山地區的 35 歲男士，公司的業務至今興隆。想當然耳，Mountain Travel Sobek 也正在慶祝屬於他們的四十週年。出生於台北市的阿丹，八年之後才知道原來整個台灣幾乎全是山。社會上的多數人，可能無法想像居然有人會自願花錢到蠻荒的山區去走路？但其實在那同時，以四個人為核心的一小群瘋狂份子，正默默地重新開啓日本人留在台灣高山上的小徑、基石和神社；以玉山山塊的十一座山峰為例，1969 年之前探索了九座，三年之後才全數完成。

1969 年，中國第一位攝影大師郎靜山先生 77 歲，卻才剛接受文化大學的聘任。一位勤奮又有天分的作者，到了這種年齡，應該連收成期都已經結束了；例

如與他同年出生的趙元任教授。可是連年的戰火，攝影的錙重又繁複得不可思議，當他帶著舊作在台北市重新安頓下來，已經 57 歲了。鏗而不捨地創作與發表，郎大師看似要追討那因戰亂而流失的年華。這一年，他在香港獲頒榮譽博士學位；兩年後，總算在藝術家的理想國，法國，獲得了肯定。郎大師享壽 103 歲，比高壽的趙教授還多十三年。

1969 還是黑白的年代。郎先生的藝術攝影是黑白的，常民的照片是黑白的，電視節目也都是黑白的。與阿丹同齡的台視，是當時唯一的電視台，他們在登陸月球之後兩個月才能夠發射彩色訊號；所以登陸的轉播當然是黑白的，幸好月球並不是一個色彩繽紛的世界。這也難怪，像阿丹這種年紀的人，回憶起童年，總感覺是黑白的。

科月在 1969 年只出版了一冊『試刊本』，正式的發行始於 1970 年元旦。非常類似的情節也發生在 UNIX 作業系統。1969 年，美國 Bell 實驗室的 Thompson 和 Ritchie (後來發明了 C 語言) 利用一部閒置的迷你電腦，嘗試將公司決定廢棄的大型作業系統改寫成小系統，用來作為一個電動玩具的平台。相對於大型系統的關鍵字 Multiplex，一位同事俏皮地創造了新字 Uniplex，最後改成 UNIX。雖然這個系統在 1969 年斷斷續續地開始執行，後來卻把 1970 年 1 月 1 日設定為 UNIX 誕辰。UNIX 系統以一個無號整數紀錄以秒為單位的時間，就稱為 UNIX 時間，從格林威治的 1970 年元旦零時算起，包括潤秒。剛過不久的 2009 年 2 月 14 日的早晨 7 點 31 分 30 秒 (台灣時間)，UNIX 時間恰好是 1234567890。讀者可以想像，全球各地的科技宅男宅女，免不了要慶祝這一秒。

1969 年，新成立的 Intel 公司為日本客戶設計了 4004 微處理器，那是世界上第一個微處理器。這塊四位元的晶片開啓了一整個未來：三年後升級為八位元的 8008，而後 IBM 選定 8088 作為其個人電腦的核心。無獨有偶，網際網路也是誕生於 1969 年。由美國國防部資助的一項電腦網路計畫，在史丹福大學、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、聖塔芭芭拉分校以及猶他大學四個定點，架設了第一個實驗網路。第一次連線當機了，第二次成功。Telnet, ftp 和 email 功能，都在這一年內測試成功。那一年夏末，阿丹家買進第一台手提的 SONY 收錄音機，他發現貼近機殼，可以嗅到神秘的香味，聽說那是電晶體發熱的氣味。

1969 年，南韓緊迫在台灣之後，廢除了初中入學考試，實施九年國民教育。前一年入學的阿丹，是台灣九年國教的第一屆小學生。但是南韓也在 1974 年修訂了高中入學制度：國家會考合格的學生，可以按區域藉由抽籤決定就讀的高中。而此刻的台灣教育部，正在為高中入學的政策問題傷透腦筋。

1969 年，阿丹的鄰居媽媽們圍坐在巷子裡做手工藝，補貼家用；他也在那時候學會做一點針線活兒。一位奧地利的管理學者，彼得杜拉克，卻出版了《不連續的時代》，大談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的未來趨勢。

七歲的阿丹，只覺得忠孝東路另一側新開的麵包店櫥窗，就夠他目眩神迷的了。但是，他的意識可能已經啟動。那年開學，他懷疑為什麼要用月曆紙包住已經印得很漂亮的課本封面？老師說為了要保護課本。他保證維護每一本書的整

潔。老師非要他包書。他逃學。老師做家庭訪問，說他是個「問題兒童」。

今天，他回顧這四十年，既不欣慰也不優越，感到的卻是悲傷。對準了「西方」猛起直追的台灣，在這四十年把他自己延展得多麼的長，也就有多麼的薄，多麼的脆。沒有任何一代的人，理應在四十年裡承受這麼劇烈的「進步」，卻犧牲了他生命裡渴望的，厚度。